

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七

江陰李詡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宋儒謝顥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詡。敬佩服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從復得。日夕

往來於袁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訓。往再  
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過。以當書練。  
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  
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  
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  
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  
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  
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  
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

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己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彊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在贛州親筆寫周子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以中正仁義即所謂太極而主靜者

即所謂無極矣舊註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錄所未載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坐右南濠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

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為用灰  
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  
仁書。此一綿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來  
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  
謂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為得之所藏。備道說  
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為君所有。心印  
心畫合併在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  
致是乎。遂手摹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亡於倭  
思之痛惜。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吉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酉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又

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郊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鷄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

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  
鷄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  
陽互歲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  
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曰十二支  
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癆  
猶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窩王廷相雅述  
云世之木人多矣而癆者間有之不木而癆者亦有之父  
木而子不木其癆則同何耶使一家三兩皆  
為寅屬其猶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  
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耶其雜著多可採  
草木子葉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

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  
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  
猴無臂鷄無脣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  
也王文恪公鑒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  
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  
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  
渝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鷄  
畢月鳥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  
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

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  
房目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  
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六直于天以紀  
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  
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  
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  
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  
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伏也亥水  
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

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亥  
地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  
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  
也子鼠也酉鷄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  
馬金勝木鷄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  
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  
勝金蛇何不食獮猴獮猴者畏鼠也噬獮猴  
者犬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  
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

犬十二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  
不相應凡含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  
以齒牙頓利劖力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  
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  
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  
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  
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  
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  
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為

耦寅虎虎則五爪為奇卯兔兔則四爪為耦  
自餘無不然獨巳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  
蓋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  
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  
用其足而象巳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  
易曰乾為馬坤為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  
牛之蹄折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十二相  
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单蹄猴

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爪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指記蓋相通論體虧與葉所論則互異更參之爪與戴所合觀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

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  
湏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  
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

喜即為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后悲

慟以紫檀作棺葬于後苑

周公謹志雅堂雜  
鈔圖畫書帖類中

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及抗  
妓周韶能小詩蘇子容過杭韶求脫籍子容  
令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  
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為送內有胡楚龍覩  
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前詩  
與鸚鵡所咏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

以俟參考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

宗一日問之曰、思卿否、鸚鵡曰、思卿遂遣中  
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  
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  
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  
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  
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  
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道氣  
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  
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卿丐還、開元

中楊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矣  
雪衣思鄉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  
聞其能知恩貴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為稍  
異耳又春渚紀聞亦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  
者為通州守家人得鸚哥忽語家人曰鸚哥  
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哥一往即生  
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怜之即謂之曰我  
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  
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月中且去

溪林中藏身以避鷹鶲之擊夜則飛行求食  
以止飢渴耳家人即啟籠及與解所繫綑線  
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懲更  
各自好將息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  
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  
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授文  
字始出州城回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  
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  
視之即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

俱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為  
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到鄉地，甚快活。  
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  
鸚哥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  
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為可念者，或未  
以為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  
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  
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  
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嘆恨不已。鸚鵡曰：郎

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柰何商  
感之。携往隴山。涕泣放之。去後無商之同輩。  
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卽無恙。托寄聲也。  
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  
昔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  
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  
仰首奮翼。若聽。若觸。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  
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有悟。  
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

不仆歛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  
為立塔瘞之號曰鶼鶼塔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夢  
蘇箇反楚人方言即梵語薩縛訶也三字合言  
之即夢字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  
過杭者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峯先生遺事六  
條錄以為廉立之助楊東里作相時以百

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革饋翟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歛而買棺以葬之。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次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

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託先生許之即日盡散  
諸族人一日客來甚發先生固留之飭不  
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  
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  
爲意也崔後渠集中論一峯行鄉約而戮族  
有罰正之操者精義之學亦不可不講也  
見一峯此舉乃君子之過而亦以見  
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  
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弊不及此蓋  
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  
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  
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  
于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

行者矣可不憲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保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禁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目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諛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屢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况罪不應死者乎以是

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  
然。昔漢人有為盜者，司刑戮是其乞不使王  
步方矩彦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  
拾遺，是不猶愈于殺采陽城居於晉之鄙，晉  
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  
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薰染，欲行一事，必同  
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  
之居，則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  
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  
將自安，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  
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  
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覆  
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  
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  
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伏覓綵衣軒。

又云呼婢取酒壺續見誦文選是也今試取校之兩字連綿同者甚衆三字四字以至五字而止間一有焉始知得於文選多矣杜之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沉酣于杜者則惟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已其餘但拾殘唾何足尚也昔人言文選爛秀才半蓋以文選作本領故耳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聞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間捧張昌宗之溺器

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  
世者適足為後人嘆嗟之資則亦弗思甚矣  
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鮒劉道隆欲見超宗  
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  
古今浸淫于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  
言無味此之謂也此桑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  
舍惡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  
曰阿路巴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歛始畢故可云然耳不知收歛既畢官逋私負紛紛集擾仰事俯育惻惻關心當斯時而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懈焉啼飢號寒立至矣葺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之旬先儒稱為曲盡田家情狀今殆有甚焉蓋蚕絲五月穀粟九月此常候耳預取給於二三月前猶是稍能過活之家也其為百孔

千瘡者皆逾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知矣。

身貧無以代糶。以今比。但居窮處。宋室  
後考人復有耳目。不復知。如本味。名久。雖不為。  
然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為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銅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

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  
之一轍如此也。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屬矣。唐詩興而教  
亡知矣。故札具而友濫知。表牋諛而君志驕矣。  
制誥儼而臣報輕知。賄幣流而贊禮失知。舉  
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  
年特以有筆性。浪子耳。適有餘姚人胡御史  
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

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官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

如省心錄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圖

皆係僞作  
此等甚多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槩也。曩時買墨于金闕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知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

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祀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頴，筆首被趙文敏賞識，而立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

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巖石陡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加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梅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強為難鋒齊者類不能彊腰强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

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  
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從居婁江  
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  
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  
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淑之士大夫求筆  
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凡席之下。知生論  
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  
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檢其請  
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

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  
頗留意茲事近時陶穎之外惟楮墨最為敝  
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強人意  
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煙入  
膠和材搗鍊收貯之類極為煩瑣故其成甚  
難而其宜亦甚寧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  
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  
其不濫何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  
歛人汪廷器所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

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遙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挺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為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達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為說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好絕松煙乾檉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檉皮汁中檉

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  
膠并益墨色鷄子白五枚真珠麝香各一兩  
皆別治合調鐵臼中搗三萬株可過不可少  
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  
色紫入檸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凡墨以堅為  
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為煙以代郡鹿角膠煎  
為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定人祖氏得其  
法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  
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

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為患。今之製者。

動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為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為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為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即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真人塵春一韻。各成百詠于一日之間。誠驇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玉刻于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

之其孫湖廣憲副繼大刻于嘉靖甲申春三  
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于後人之賢且偶  
然同遘于花叢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  
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某兩家  
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于中官王振魏懇  
于當道大臣皆得為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  
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為金中書銀主事魏  
即賞牡丹之人也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齒多

驗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為最  
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恆  
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巵言為誣余笑  
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  
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  
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枝山曾誌其墓甚  
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采余家  
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

望日所畫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  
郡城為鄰因通贊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  
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  
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  
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為南京刑部郎作  
嘲分俸絕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  
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為族讐  
王俊十六者歐死時生年廿六方遊學聞訃

歸則父已歿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哭  
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謚其  
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  
封價以藏所餽即銖鎰無不封識者繪父像  
且自繪懸劍侍托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  
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于  
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蹙  
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為舉業惟手  
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

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訏之至九年正月廿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自于毋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構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知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

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  
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為遂具呈懇乞放  
歸辭毋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為文請于  
郡其畧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寃潛懷壯志  
強願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  
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劍之繪像就理恐殘  
父骨即死慮絕父嗣廢序屢更剛腸愈烈及  
甫生男一歲謂可行父九原遂割刃于仇人  
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

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觀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榆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固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寃。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

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  
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決矣行至武  
義其母與妻持生號泣曰以父之遺為父  
死雖離如得從父知謂妻曰善事若嫗善撫  
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  
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  
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  
不欲王生死令人昇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  
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

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輦翼生  
至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  
地地為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  
父今必死檢復何為遂令昇生去且遺文生  
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  
千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卧兮殊  
苦輒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  
名劍光皎皎兮昭日屬英魂耿耿兮扶天繩  
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甦整巾起歌之曰汪

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囑妻詞封  
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  
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  
陳君以禮歛且親至其廬為文祭之又弔以  
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  
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  
叢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  
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  
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

人

沈存中云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右則為已僧肇曰會萬物為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已之全者如此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丘郡家爨下有食櫥內錫鍛置熟鷄半巨隻此除夜所餘者連日以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

至食櫨邊見光焰耀目隨覓所在乃鍊中鷄  
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  
士像婢詫奔告于郡郡移于堂之卓上南面  
整冠服率家衆羅拜之不減細視惟觀晶晶  
熒熒殿宇如碉鏤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  
故家衆駭愕若醉若癡不敢言第四日更  
餘呂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  
縣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  
周赴館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後余冢孫至

常熟會文周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

郡乃嚴相國家家幹亦曾為某邑丞

後郡旋沒子以

買入學事敗罹罪幾千金之產一朝蕩覆靡

遺羹固惟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

也周中內成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

沛更有甚于丘者云

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柳萬木叢中

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

沈石田咏蠶云衣被深功歲蠶動木筐火暖

起眠時顧言努力加食葉二月吳民要賣絲

姑蘇秋官馬清痴愈題蚕豆云蠶忙時節豆

誰寵爛煮堪充老肚皮。却笑牡丹如斗尤可  
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  
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  
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王  
尚文題綿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  
倍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  
無錫秦廷韻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  
初薦羨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  
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

者

王浚川迂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于世類如此權貴竇憲也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

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啟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齊之謗極為有理考亭聞之嘗亦心肯父之言又固為不無也恐之父亦尚不以爲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興、盱眙人以策驃為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驃出薰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負其驃冀徃新溪路見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為所覘矣遁幽闊地殺商沉尸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莫之覺也一日喬

侯決獄二鵠倏至飛鳴繞案如怨如訴遣  
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鼓尾者  
三疑有寃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寃爾當自  
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寃  
何在可嘶鐵輿兩直兵去二鵠跳躡而前回  
首數四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  
追也行可三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  
久之出喧噪異常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  
候躬往觀覩鵠亦隨之往返侯令漁人捕

一伏戶如生年約三十餘背束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鵠再示其圖之者為誰我為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別令數人尾其後以俟可擒二鵠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編棘為籬驃二頭在焉鵠竟噪其簷其人出輒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於屋直兵悟給云吾輩緣公務欲驃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驃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即熟視而

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  
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益  
實。約半塗，直兵連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鞠成  
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璧第，瓊碎者稍  
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  
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于東城下，二鵠因俯  
首致謝。後于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候  
遂付民家籠養。此鵠以候上官定奪，葬落嗚  
呼。全蛇獻珠，活雀投環。古記之矣。今商不辨

為何地人而以縱鵠雪泉下之沉冤有是哉  
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興利商財毒商命人不  
及覺而鵠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鵠靈實由  
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  
心者可鑒矣此聞之盱眙衆商信而可徵時  
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為之言也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聳八卦惟

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朱子註參同契托名鄒訴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訴與熹同訓喜字

閩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為斬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節徵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

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  
簿而邵真人已卒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宮中黑眚見  
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仲文  
稍以符水噀劍絕其妖 並啟太子患痘徔  
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亥扈 聖駕南  
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  
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禳之仲  
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官果災。宮中死者亡算。上僅以身免。即日

勅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藉。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

禱取驗。仲文因勸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清

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上退居迎和宮。

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

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傳餘官

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傳兼少保禮

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  
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  
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  
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薰少保禮部  
尚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  
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上  
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  
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  
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

之考訊久亡狀。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勅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鶻。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職玄脩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詔舉群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

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 上札曰 師言  
隆禧可用。但 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  
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官也。上即寵用  
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  
在 上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  
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盡以上素所賚金  
三萬兩。帛千疋。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上  
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已出備蘆溝橋。仍遣  
官給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

慶初

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

仲文初名

余家

有舊通報中載其請乞奉安雷壇頭頤備當時聖眷附以備考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

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提各宮

懇乞

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真一本觀持

天恩奉安雷壇允光聖與襄欽蒙

聖

恩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團

鎮雷壇舊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丞

寺丞

同臣齋博士吳濟躬送欽頤祥

像供器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表氏

詣祖塋祭掃用彰皇上崇神勸孝聖與襄

聖

事畢回京供職沿途經過官司量給廕什往

聖

回臣等不勝感荷天恩激切之至等因奉

聖

旨祭掃朕心嘉悅着兵部便行沿途經

聖

過軍衛及水陸駆逐等衙門一體往還備護

聖

應候不許遲誤違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

各寫熟與他  
該部知道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聳種洞巒也  
聳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  
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艇  
人島上謂之黎人獨音姚艇音延韻書作瑣  
寫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則艇字宜以虫从  
下為正聳種亦曰聳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  
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

蠻戶廣海系珠人  
載輞耕錄

容齊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

伋子鳶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奪伋  
之妻也公使伋于齊遣盜待諸華將殺之壽  
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戴其旌以先盜殺之  
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  
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有九年始以  
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  
湏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  
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

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  
何消破此最難曉德清陳霆駁之曰按此洪  
氏失詳考耳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  
六年卒是年子桓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  
秋再四年而蹈州吁之難是年十二月國人  
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為宣公宣乃莊衆子  
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年其烝夷  
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即位之初為  
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即上行無禮而桓

公以逼于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構也故不加  
禁焉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既勝冠矣夷姜  
亦已當小君之禮專寵宮闈既而新懽間舊  
幼子加長嫌疑譖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  
之愛而為伋娶終則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  
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母子歲陘之由也  
左氏曰  
夾姜夾姜之生在宣公即位一二年之後  
無疑蓋新臺之築首宣公未立則亦未能所  
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男子化

生之期矣。諱兄越境奚為不能哉。洪氏曾不致推宣公於為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生子皆併于十九年之內宜其考論之不可通矣。是說極與余意合。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贓出千無辜有零

下有乞丐遇每歲追併必至于盡僉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為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易舊制其事甚難采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善治錢然舉行其何難之有近年以一戶之銀而連三四人為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無能為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即今鄉村彈綿花人也當時綿花未甚行

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匠等同託  
張太岳居正諭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  
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  
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  
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  
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  
以北虜欵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粟歲比豐

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慶

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  
無可完納故入數額少又兩次奉旨取用  
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  
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  
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  
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  
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  
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凶方水旱之災疆場意

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未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都府進揭帖置之座偶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之費可省者省之

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今人家買得贗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于袁鉉鉉以績學多藏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寥寥于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

古題序與近時楊用脩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節文謗讟詩行詠吟題怨嘆韻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善樂之際在音聲都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弘採民毗者為謠謳

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詠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詠。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如是配別。但遇興紀。

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玉操伯牙作流波永仙等操齊續餘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則不拘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知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心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牘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

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蠭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

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秋。劉脊虛滄溟十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暎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

則不可於此有苟約取損罐而充完璧以自  
練而為黃花苟有辱婦必售其販高稼之選  
誠首約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  
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辱婦乎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  
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  
也故其氣臭津隱于舌通於脾故其氣清醫  
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  
為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

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  
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  
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

笑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

戴都南濶紀談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  
詩錄之詩曰肝膽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  
英魂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幼後  
世茫茫青竹籬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

長生樹龍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疏與今邑  
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  
奏請誅遂璫午門外再打三枷至十七日緣  
隔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璫錦衣衛又扣  
竟以是死云真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  
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  
沈殿元憲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  
主恩深處五湖春烟霞耐可丹心若雪曉鶯

堪白髮新愧老庸夫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麟獨醒未許漁人知歸却花溪共釣綸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追騷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甿艱腥膾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暉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衣揮裏瘡猶出戰飲血更

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  
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  
鋒蚩尤後騫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  
至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吳郡劉參政欽謨縣笥瓊深載鄒御史亮作三  
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胤續其三言劉  
溥謂獨不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  
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  
鞋詩人目為蘇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

家與先從祖雪窓父子相吟咏最善又有蘇  
正者字秉楨號雲壑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  
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古無今  
人纖麗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豪  
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  
譏之者今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李  
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樵余少時  
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  
曰今夜獻通太媽娘娘三盃酒願得我家養

子像陸南、王渙、文徵明遍城皆然習以為例

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

王渙號墨池曾  
其所纂兩晉南北

奇談六卷其所著雜賦一卷則衡山公餘余  
者與陸偕中正德己卯科應天鄉舉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

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

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

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

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

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

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  
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于忍則得矣若論  
引君之遯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于忍字豈  
可以水濟水乎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从人从為凡人之  
一失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口言  
火也

宋趙溍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

新冀尤佳諸藥不及此

吳文定公寬跋芸窓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窓父師集芸窓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為

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  
璫字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畫陳編脩子  
經刻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  
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  
始得讀刻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  
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艸點染遺其驪黃  
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  
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

耳近迂遊偶來城林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  
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究矣  
余詎可責寺人以不鬢也是亦僕自有以取  
之非耶偶及此發達者一嘆謬詩謹擬呈畫  
楮乞納為我多謝編脩君也尊君侍次并乞  
道謝幸甚瓊再拜上啟又一書云今日在盧  
氏客樓大風烈日坐視枯燥如熬盤堊篇復  
濟之以僕之惡書所謂鈍人騎駑徒令旁觀  
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

美則不為之顧愷之之登樓去。據家人罕見  
歐陽通猩猩為筆毫象犀為筆。始書同一  
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為耶。吾藻仲妙于  
書畫當不以僕言為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  
二日倪瓈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  
俱作宣宗此芸窓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  
作瑄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宗集其本書  
陶同時人從瑄寫為是邑人曾未知有此集  
倪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

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于其父而更為宣焉甚矣夫臆斷之難也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驪入縣令怒其不肅也駁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出儀門踏死十七人中間為師者一從人三又一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賑噪聚郡門亦踏死數人余里中有苟姓者以訟事伺候被踏死而復

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見焉

朱子旣承蘇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  
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  
徐王几尚德輓章。捕寫頗盡。身騎鸞鶴下天  
池。手搏雲光五色絲。漢鼎商彝聊悅志。秦碑  
宋梓益搜奇。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萬  
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啼。又  
子旣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木

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  
清樽。下机不愧山妻餽。破屋仍厭處士貧。故  
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  
暴夫欲人之仁。教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  
柔、仁、遜之為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  
以為已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  
曰。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

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伟  
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  
中滾雪花毛氈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  
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  
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  
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入  
老變童領鴻寶枕中開異方嘗齊去味數度  
真琦瑰作羹傳世人今我憶蓮菜茹葷厭葱  
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

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罍、大釜氣浮浮、小眼湯  
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醴、青鹽化液漬  
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  
適吾口、不畏老齒揣、蒸豚亦何為、人乳聖所  
哀、萬錢同一餉、斯言匪俳詬

東吳顧汝玉記王孝廉療奇疾事略孝廉姓王  
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  
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  
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

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遭子  
麟孫禍以刦財死事具余所為哀饒州詩中  
其第三子聘徐秀才廩民第四女為婦少奉  
齋羸弱乙酉冬日歸于張未彌月日長至謁  
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  
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  
來省如則與半刺叙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  
曰命未應絕猶得為縣因索筆寫遺囑書一  
夫字遂輶曰高陞掣吾肺高陞都同刦賊奴

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  
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  
何病。則曰為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鞠審。又  
謂其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  
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為婚姻。胡  
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蒋神素莊。王孝子  
祈之脩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即少湖貢士也。  
徐不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  
信。乃今見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

求救于孝廉孝廉嗟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有人情耶是不可以刺繡可依古方禱而療之又教以夾兩大指灼艾其闊亦古灸方也甫加艾鬼物窘甚曰某等候三日竟以一丸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有患疫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人夥矣又聞半刺被創未即死欲與秀才面詣為逐所隔齋恨以殘今憑媳以語或其冤魂未散云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乎神明理不

誣矣况言孝于逆家謂非有天意不可今故

稍為敘述以備好竒者採焉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  
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糲有客只須添水火  
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訝淡薄少滋味淡薄之  
中滋味長右煮粥誅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  
月夜宜綠鬚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  
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玩六嘉

實七落葉肥大岳季方作畫葡萄說云其幹  
臞者蕪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

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  
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

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有八德

矣桃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得四時之氣見

近峯聞略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

始也春秋謂一歲為

元

董子曰

人君體元上已

野客叢書云自漢

元年元日

以前上已不必三

居正故曰

元年元日

月三日必取己日自魏以後端午細素雜記  
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己也

和中端午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蓋珊瑚鈞云歷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聯綴而弔之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惟仲秋日在端午之句允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七夕續齊諧記云桂陽問織女何事渡河昔曰暫詣牽牛風土記云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弟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于庭中乞巧女有蟠子羅於瓜果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月九上以為得巧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家當有疾急令家人縫絳囊或著蔓繫上登高以飲菊花為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辟邪翁菊花云都人重九各以粉麵蒸糕相九月記云

遺上插剪綵  
旗移飭果實

小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

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于元夕以燈

太平御覽載史

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祀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

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

安福門縱觀

晝夜不息

花朝以花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序

正中百花競放乃遊賞之時

中秋以月

歐陽唐翫月亭云秋之半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

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月數則蟾魄圓故曰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於此

月夜遊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

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

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  
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  
家書云月忌是庚寅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  
俟參之菽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  
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  
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  
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  
九月為忌月房玄齡兼損益隋律亦存之以  
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王廷相曰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于野羣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

徐迪功昌黎禎鄉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嘆嘆集則任真而出者也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湏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顧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方山應旅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

猶着夏衣厭苦馳遙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  
夕縊死于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宦食  
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為生者極清廉。不肯  
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  
氏也。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  
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  
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  
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

年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  
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  
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鄴杜以至滻水亦無  
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叔妃嬪之  
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宮人有不  
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  
六年初拜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  
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  
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城

即渭

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贓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立五犬旗者乃其立模期使

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  
撫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  
非誤歟賓退錄云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續

國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  
且甥姪唯施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玄  
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  
利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文

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之言猶已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幽人抱貞志。褪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荆扉。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違。欲往繼前好。去聲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時在隆慶己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且茫然。然於余鄙

性懶慢之狀頗為識得檢諸故篋因識於此  
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誠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  
六經以終斯文皆於茲土

歲在癸卯夏月  
老夫漫筆述之七